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二十七

五至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四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諍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
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
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
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
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
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
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
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
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
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
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
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
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
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

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倣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
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
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
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
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
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
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
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

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箴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冲材向使
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
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
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

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

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

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

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

著見於禘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禘

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

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

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

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受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

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

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
與民休息謂之靜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
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
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
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
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
即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
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

之前舊爲小人之行也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即王位困
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
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
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
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

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
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
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
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
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
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
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

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

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

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

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
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
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
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
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
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
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

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

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

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

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者塞其逸樂
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
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
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
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
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
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

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逮其既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

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
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
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
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
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

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
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
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
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譎張詭誕爲幻惑以亂主
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
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
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
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

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歛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歎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懍懍

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德人乃
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
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
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

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
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
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
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於心則平日所謂自反
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
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
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

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怒之可藏也如上所陳方
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
當怨詈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
斯所以爲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工益
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
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
乃或譎張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不能不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徧覆包

含之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譎張無根之說羅織
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
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
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
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
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譎張幻惑百端千緒
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
普天同怨無所避之盍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

教戒既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茲者蓋一篇之訓
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
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
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
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
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
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
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五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既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

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
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
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
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
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
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
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

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
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
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
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弃於不可爲
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
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已者也謂其
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已者也
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

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
復歎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
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
盍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
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
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

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
可以退身而它日之事則惟它日之人在我後嗣子
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
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過絕佚墜祖宗之光明
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
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
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
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

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

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沖之成
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
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
退托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
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
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
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

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
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
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
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
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
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

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
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
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於格于
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
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
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
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
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

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
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又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
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
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
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
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
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
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

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
武丁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傳
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
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
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勲名各有陳列
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
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
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

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
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
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
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
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
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
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

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
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
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
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奕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
于虢者卹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恤乎矧咸奔走惟
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
惟德之稱以用又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

爲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
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
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
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
如此召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
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

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
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斯
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成湯
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
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於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懼滅
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今
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
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

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私壽之況我新造之
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
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
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
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
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秦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
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_在位誕無我責收罔
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

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警之
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
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
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
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亶亶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
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熙是乃上
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

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
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
凶極虐戾氣充塞而和則愆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
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
之於諸夏也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己克
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
有夏合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閔天

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
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慙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
往來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蔑
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
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
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
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
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

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廸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勲也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勲遂顯其

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爲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予小子

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者周公言今兩聖五
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大川罔知津
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求助之
切也小子同未在此位誕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
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冲小子未知艱難政當同未
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
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勛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
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勛勉

成王之所不逮以耆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
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
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
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
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
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
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
之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
茲勉其視此而自疆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
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
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
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潔其身而不爲

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告君乃猷
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盍謀所以寬裕者可也鄭
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
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
調齊槃錯焚結欲其解紆黜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
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
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
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

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鞅不悅也是則然矣蓋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爲久大之規摹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勛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爲成王留

不爲周公留盍亦惟念文王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
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
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
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
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
論而召公之爲此老身而不敢言歸則其待大臣者
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
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
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
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
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
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

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

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歛之開歛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

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
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
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也若他
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
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
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
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咸成文王功業于不急孜
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

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不
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
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歎然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
此多誥諄復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
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
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

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
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
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茲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
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
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民之德

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祇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荅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顏子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六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隆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
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
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

予日望之者也豈忍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
此望絕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
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馬書曰蔡叔既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
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

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
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
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
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
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
民之根柢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之豈周公
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覆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

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

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
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
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
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
者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
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
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迷復不反雖
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
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
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
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
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

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
戒以往即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尚蓋前
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爲體不忍蔡叔叛
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亟掩覆之
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
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
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
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

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祇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薰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

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
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
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
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
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
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祇德豈無或過於拘者

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
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
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
迫感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
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
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
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

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爲善質文異尚而歸治則同凡曰爲惡彊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絕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

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
終至於困窮雖憊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
本相對實未始在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
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謹始而復授以慮終竭
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
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爲之
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
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苟邀

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
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
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
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
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
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弃朕命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

可喜然忽畧踈快動皆愆尤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繫而側言乃解其繫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

而飭其往申之無荒弃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祇畏
豈荒弃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
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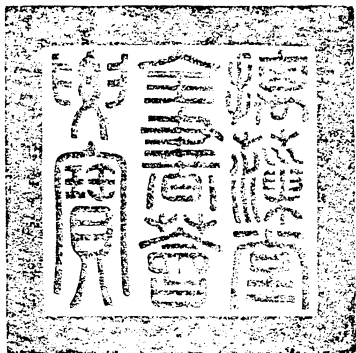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
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
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

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謹按卷二十六第二頁後三行施于我沖子刊本
于訛予據書經改

卷二十七第二頁前六行乃社稷生民之根抵也
刊本抵訛抵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騰錄貢生臣張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祭酒
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十七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
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尚多有之不幸
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
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釁鴟張蟠結而不

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
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
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
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
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
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

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

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嘗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

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
至鎬故呼嘗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
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
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
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叙天命
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
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
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
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
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
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
日欽劓割夏邑

周之草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黜
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蔽蔽匿

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尚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爲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感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感

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
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
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
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
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
清明之頃乎此即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
旋即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

嘗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禁之
自絕于天汝所素聞欲其因禁而知紂也厥圖帝之
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
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
無它法禁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却行
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
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
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妹喜之嬖是也蠱
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
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
夏之民叨憤日欽剗割夏邑者言桀之心既蠱惑自
應悖虐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
其舒慢以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憤者欽
崇尊尚之同惡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
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
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
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
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
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
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

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
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
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
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
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
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
天大絕之也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桀者亦大有
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

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
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
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
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
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
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
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

多士蓋皆叨憤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
惡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
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
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墻
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
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
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怵然內愧其顙有泚何周
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它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

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慎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慎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動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慎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

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多方雖誥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鳴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聽

序鳴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
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

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
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
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者矣
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
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弃夏商乃二國自
絕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
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

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弃之矣天固不得不不弃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

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於桀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蠲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

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
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尚以
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
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
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
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
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
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

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覲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

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馬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

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
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
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
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
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
者能勝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
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

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
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
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
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
加無已式教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
天蓋不言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也文武
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
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

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
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
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
于一矣猶洶洶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命而誓服
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
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
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

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
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
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爾四
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
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

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
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寬裕各安於其國也
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
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
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
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哉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
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
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毀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

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
其別如此曷爲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
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久
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
大造順我王室各祗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
教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使他人論
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

心未愛蓋傷頑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叙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弃而無子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告教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

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
遷奄之命若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我降爾之命則固
將大罰殛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
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
省已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
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
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
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
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
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

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
蓋皆歷叙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
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
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
民之本末使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
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
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

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尚懷危疑偷墮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

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
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
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
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
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
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尚不
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
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

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
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
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矣人
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
新邑謀於其細以絕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
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賚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
然無爲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教之以
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尚爲永久力田之計
安土樂業無它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
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
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
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

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
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闕
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
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
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

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已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弃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勅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

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
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逝天之所罰也而周公
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
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
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

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
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
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真不可復得矣又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
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
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
顧盼之光猶曄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
愆尤一皆洗滌咸與惟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

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
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
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
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
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
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
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
初則真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

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